

风物 深度

一条小村里的"香港"：社运疫情后，离开的人怎样才会回来 | 导演曾翠珊专访

太平清醮每十年就像一次盛大的Reunion、也是村民各自人生的Check point。



曾翠珊与蚝涌壁画上《冬未来》纪录片主轴的一家人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2020年初，曾翠珊从九龙灯火之地太子，搬回她的故乡——位于香港西贡半岛一个叫做蚝涌的小村落。彼时，2019年社会运动余波未止，太子生活地与示威现场可谓咫尺之间，而曾翠珊尝试平复心情，回到蚝涌，预备一整年“太平清醮”的拍摄计划。

回家不久，2020年1月23日，香港录到首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。曾翠珊的创作笔记这样写道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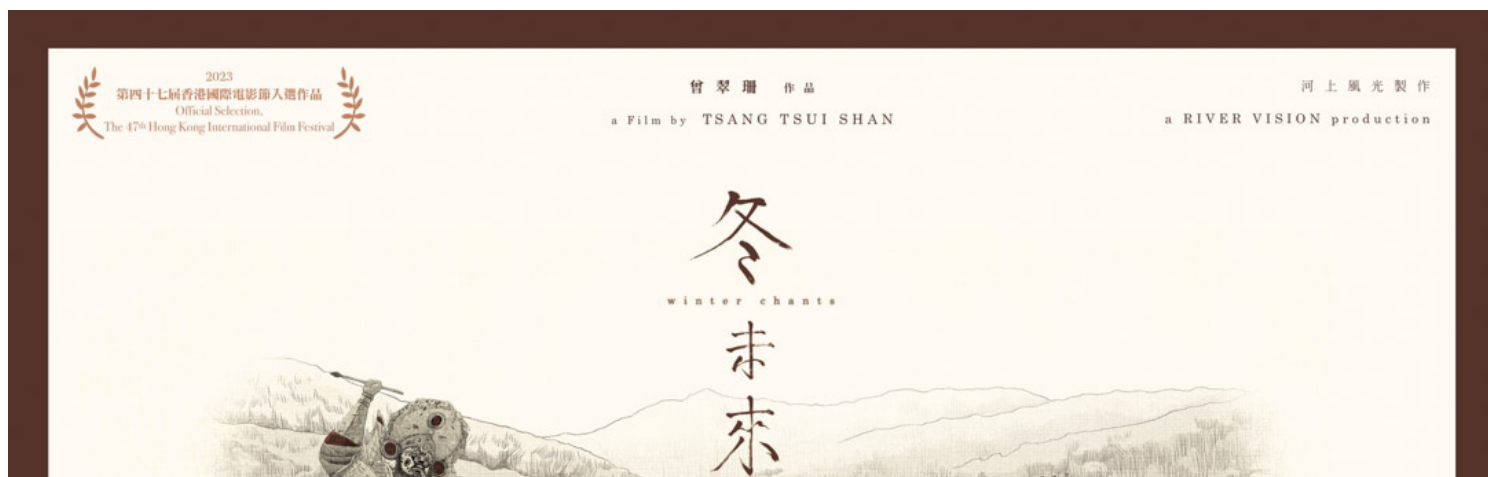
“历书中提到，2020年庚子年是灾害频生的一年，没有想到春节不久，疫症便爆发，回家拍摄同时亦变成回家避疫。一众村民生命中最期待十年一度的盛事，没有想到这届不是必然地能发生。”

倒推数年，曾翠珊在2015年的作品《河上变村》纪录了蚝涌村上一届的太平清醮。那是她首部纪录长片，曾获台湾“南方影展”最佳纪录片奖。《河上变村》由村落老人长安婶述说家族史，以女性为叙述视点，并追踪下一代家族移居海外、社群流徙的故事。其时，太平清醮正是散落世界各地的家族成员十年一度的团聚之约。

而今次2023年的纪录片《冬未来》，则拍下另一截然不同的太平清醮。正逢疫症，世界纷乱、停摆，人心难安，家人团聚变得渺茫而困难，二百多位生活在海外的蚝涌村民因疫症封关，无法回港参加清醮。十年间，很多村中老人陆续去世，包括《河上变村》里的长安婶。

曾翠珊说，《河上变村》聚焦在十年前村落里的温情，原居民的故事；《冬未来》则是对于团聚的美好以及对家的思考，不再只限于村落本土。“《河上变村》与《冬未来》是两种不同的approach，因外在与内在也产生了变化。”她重新思考关于家、团聚的意义，还有太平清醮这种古老仪式，如何在人心间起著玄秘的守护与疗愈作用。她说：

“我重新专注在仪式与祷告之中。”





一個十年的約定·重新看「家」和「團聚」的意義
A once in a decade promise, an ongoing record of a home village, Re-examining the meaning of "home" and "reunion"

《冬未来》纪录片海报。

“因为我经常停留在同一空间，看事物变、人变、空间变，正是那种观察、体验时间与空间的关系，令我开始拍电影。”

太平清醮：香港小村落的时间刻度 每人的家，不就是心中的庙寺吗？

曾翠珊的镜头，一直没有离开过西贡蚝涌，一条五百多年历史的客家村落，傍著河涌而生，这里也是她出生与成长之地。自十二三岁起，她已经拿著摄影机通山跑、探索和纪录至今。从大学毕业作品《蚝涌》，到实验短片《河上风光》，纪录长片《河上变村》，剧情片《大蓝湖》至最新纪录片《冬未来》，她持续地纪录家乡，拍下一部部她称之为“Video Diary”（影像日记）的作品。

蚝涌是曾翠珊的宝库、梦工场，是她透过创作试图连结自身、他人与世界的源点。“因为我经常停留在同一空间，看事物变、人变、空间变，正是那种观察、体验时间与空间的关系，令我开始拍电影。”

所以在《冬未来》里，你见著不同年岁（从十二三岁至四十多岁之间）的曾翠珊，以及不同年岁、已移民各国众村民的身影，在底片中一再时光倒流。有的已不在人世，有的自青年以至白发苍苍；有的离开，有的回不来了；也有新的生命，悄然诞生。不同年份太平清醮的影像纪录，把众人的命运轨迹汇聚一次，回溯一次，也重写一次。

每十年一聚的清醮，就是村落的时间刻度。

曾翠珊在香港土生土长，从来没有出国读书，但她觉得，世界在自己身边转动。村民移民外国后，生了小孩，一到清醮，一家人都回来。有不同种族、很多文化在村里面发生。村落并不封闭，甚至反映了全球化人口流动的趋向。她觉得，这不单单是这条村的故事，也是其他村落的故事。

她笑说，以往在圣诞节，只会听George Michael的《Last Christmas》，开圣诞派对。“怎会想到那三、四天却不停地听到Chanting（诵经）？”

蚝涌是一个山谷，曾翠珊脑海中经常有一个画面，众人的Chanting会在山谷产生回音，上天就能听见祷告。“为什么我最后改的英文名字是《Winter Chant》？我想，大家在祷告里，会不会迎来一个好的未来呢？能不能Look for一个希望？不管是你见不到的亲人，或者受难的人，我很希望他们都得到祝福。”

从外国回流村落生活的外籍太太Leslie曾向曾翠珊忆述，每一届在同一个时辰，清醮祭典即将结束之际，化大士鬼王，她一定见到圆月在众人头顶，与那堆正在燃烧的袅袅烟火、底下人所进行的仪式，形成一条笔直的线。

月光正是不分差毫，垂直地映照著漆黑的一片土。仿佛天、地、人有所感应。

“太平清醮的英文是Cosmic Renewal，宇宙更生，讲的是force和energy，你经过很多天的祷告、聚会，分享食物，分享故事，分享爱，本身就是一场能量的凝聚。”打醮那段日子，受社会运动、疫症的影响，曾翠珊形容，自己的内在状态纷乱，却在太平清醮连续几天的仪式中祷告、诵经，过程像与自己、与大自然对话。她重新找回平静，与当下的感觉。

“太平清醮的英文是Cosmic Renewal，宇宙更生，讲的是force和energy，你经过很多天的祷告、聚会，分享食物，分享故事，分享爱，本身就是一场能量的凝聚。”

在《冬未来》的创作笔记里，她是如此思考“家”与“仪式”的关系：

“某天我在新家打扫清洁时发现，每人的家不就是自己心中的庙寺吗？我们好好地整理和珍惜的空间，重复的动作：折叠，张开，上落重复的步伐，不就是仪式性的动作吗？在疫症期间，更多时间在家，和家的关系再次提升，它是餐厅，健身房，戏院，农场，烘焙工房……也是我们反思祝愿的空间。”

“家是一种In heart。”访问中，她形容真正的静、真正的心之安顿，正是一种家的状态。

香港的新一代原居民：后社运时期

那十年又十年重复发生的打醮仪式，却非必然、也非应许。纪录片中，老村长张土胜期望，再有下一个十年，下下一个十年，清醮一直办下去。但曾翠珊并不乐观：“即使下一届勉强能办到，但再后一届变成最困难的一届。”

“首先你搞一台戏，要筹二三百万。以前乡民很爱这地方，但新一代移居海外，没有在村落生活过，没有这里的记忆和感情，他们会不会筹钱？下一代也未必再回来了。”还有土地问题，越来越难找到大幅空地搭建戏棚，下一代又能否传承知识与筹办的技术？

所以《冬未来》特别纪录了西贡蚝涌联乡太平清醮建醮委员会筹办的过程，追踪两代人参与统筹的村民，包括老村长张土胜、还有年轻一代90后“仔仔”温家豪、温家杰。曾翠珊拍下村中长老筹办细节、仪式内容等，年轻一代尝试参与，介入，富有传承意味。

曾翠珊拍下了原居民年轻一代与上一代的差异，大细仔满腔热诚办社区报，不只是爱村，而是爱社区、爱香港。

“大细仔”温家豪、温家杰的父亲温世昌是蚝涌车公庙的庙祝，车公庙是清醮主要的祝愿空间，上三表等重要的仪式，都在庙中进行。他们一家的流徙状态，有别于一般从外国回流的蚝涌村民，他们90年代从中国内地回流到村落，这也是曾翠珊选定这一家人为纪录片主轴的原因。

“大细仔的老豆（父亲），年轻时有去过法国打工十多年，一直不适应，半途就回来。90年代中国大陆经济起飞，香港人喜欢‘上去’玩，他在广州的卡拉OK酒廊认识太太，1997年生了大细仔。待他们两岁时，一家就搬回来村子生活。这是一个新的（移民）组合，我觉得很有趣，也见证人口流动的变化。”

“大细仔几乎没有行过毕业礼。”曾翠珊笑说。九七香港回归年出世的他们，人生历程与香港命运的转捩点紧扣。他们在幼稚园毕业时遇上猪流感；小学毕业遇上SARS；中学毕业2014那年，发生占中运动；大学毕业就遇上了反修例运动、新型冠状疫情。他们在九七回归那年出世，却是没有BNO、没有多一条后路的一代。

曾翠珊拍下了原居民年轻一代与上一代的差异，大细仔满腔热诚办社区报，不只是爱村，而是爱社区、爱香港。在镜头之下，大细仔正是属于后社运时期，热爱社区，自豪于“香港制造”，想为社区、为香港做点事的年轻人。在纪录片中，大细仔表示他们是“蚀住（亏钱）做”社区报，扬言：

“我们想塑造一个形象，年轻人自己救自己。”这也是后社运时期，留下的人的一种精神面貌。

来自菲律宾：村落中的“外来人口”

另外，纪录片拍摄了另一主力人物，也是“非典型”的“村民”。2020年，曾翠珊一回到蚝涌，特别感觉村子有点不同。她最先观察到广场的空间变化，不再是老人休憩的地方，变成了儿童游乐场。

广场以前是婆婆们养鸡的地方，后来家禽没养，老人逐一离世。广场不见老人，村中反而多了新搬来的居民。

众人的家，却是Marie的异乡。“Marie家乡村落的山，跟蚝涌的山很相似。大家都在寻找家的连结。”

眼看村落渐渐种族多元，多了不同族裔的新面孔，跟原居民的比例约五分之二，包括来自斯里兰卡、印度、伊朗、非洲和英美等国家。在《冬未来》中，曾翠珊把人物的镜头，从广场小孩玩乐，游移至所谓“外来人口”、照顾胡家两个小孩Kaden 及 Kenji的外佣Marie身上。

Marie本来大学毕业，在菲律宾做文职工作，但因为公司突然倒闭，在39岁那年第一次出国，离乡背井，来香港打工了五年。她原定2020年2月约满回家，由妹妹接替她的工作，但疫情下一切推迟，困在香港走不了。

这让曾翠珊想起同样离乡别井，到外国打工的老村民。

疫症之下，却是另一重对照，就像一众渴望回乡参与打醮的海外村民，同样因为香港封关，Marie困在原地，没有办法回家。她渴望回家，她照顾雇主的两个小孩，但自己最小的儿子一直放在弟弟家，没有母亲在身边——然而距离回家，只差一步了。

曾翠珊说，众人的家，却是Marie的异乡。“打醮仪式对Marie而言，没什么意义。其实有些镜头，我没有剪出来，Marie家乡村落的山，跟蚝涌的山很相似。大家都在寻找家的连结。”也仿佛只有山、大自然能抚平思念的伤口，Marie在那一年走了很多山路。曾翠珊拍下了七月一日早上跟Marie行山，下午跟著拍摄大细仔七一游行现场。

“然而如今不可以再出现那些画面了。”

根据香港入境处每日公布的“出入境旅客流量统计数字”，由2020年7月实施《国安法》，直至今年6月，三年间经机场的净离港人次约有53万人。

曾翠珊有感，2020年后这一波的移民潮，有别于以前村落叔婶离开的原因，那时村民移居原因比较简单，只为两餐温饱。这一两年，她有不少朋友因为各自的原因，离开香港，到不同地方展开新生活。“大家那种离开，对家的想法也不同了，我觉得《冬未来》就是这种表达。在结尾，我真心地希望，海外的香港人看到这部纪录片，都会想起香港的传统习俗，还有思考‘家’是什么。”



曾翠珊在蚝涌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曾翠珊拍下了七月一日早上跟Marie行山，下午跟著拍摄大细仔七一游行现场。“然而如今不可以再出现那些画面了。”

所以《冬未来》中，她反复问著众人一条问题，家是什么？十年后你身在何方？

几个兵时切由住官港的从人，当中有村民，也有外国人，他们走这村出谷。

“即使面对那么多灾害，侵华，政权转移，即使发生这么多事，我们都没有离开，不希望这样的困境，就要我走。”

“十年太远，下年我会在哪里也不知道。”

“家是你熟悉的，觉得温暖的。而家族中每个人你都可以信任。”

“我的心之所在，一直会是蚝涌，因为我认识村中所有人三十年，你始终回溯你的本源，蚝涌，西贡一直在我的心，因为我在这里出世。”

“住过四个不是自己原生的国家之后，我觉这里是家。”（指著自己的心，自己的身体）

尾声：但离开了，不可以再回来吗？

“直到我自己生完，看了侯孝贤的《悲情城市》，其实人生就是生命一开初，有人疯了，有人死了，而另一个生命诞生。很老土，人生就是这样。”

每年太平清醮，曾翠珊最期待的环节，是和村民走到“金榜”前，找回自己的名字。榜文上写上所有村民的名字，这由好命公运送榜文，传递上天，祈求上天祝福村民。但根据客家村落的传统习俗，女子嫁人后，等于泼出去的水，名字将不再出现在金榜上。

她笑说，小时曾经暗地里想自己嫁不出，好把名字留在金榜上。“然而下届将看不到自己的名字，大概有些不习惯。”

2019年，曾翠珊遇上她的爱人，然后两人拍拖，结婚，生子。她笑说：“我们好像是世界开始变坏的时候才在一起，在世界变坏时，还要结婚、生仔。当世界这么混乱时，是否还要生？一遇到他，我很实际地问，我们两个都想要小孩吗？真的要生吗？”

“在怀孕的过程，到自己组织家庭，生下了小孩，我明白多一點《河上变村》的阿姨在移居海外后，买了自己第一间屋这么开心，或者那个组织家对他们很重要？当自己成为了参与者，终于明白她的想法。”

她说自怀孕以来，一直不敢告诉别人，生怕一讲就生意外，内心有很多焦虑，觉得没理由这么幸福，没理

由开心的。有一刻，她突然就醒过来，反问自己：“为何我不能让自己开心？为何不能感受当下的喜悦？”何不让自己全然拥抱当下的感觉，就感受子宫、乳房，胎儿在身体里的状态。“我也在学习生命是怎样，或者喜悦到底是怎样。”

在香港开始变坏的这几年，曾翠珊持续创作。除了电影长片外，她也参与不少舞录像创作，作品在欧洲和北美多个国际影展展出。

其中舞蹈短片《一一》获得ifva 公开组银奖，这是关于舞蹈艺术家黄天宝与郭亚福的故事，两人也是一对同志伴侣。天宝是爱滋病带菌者，亚福则患癌，后于2019年离世。其后《一一》延伸另一作品《无舞之间》，曾翠珊以VR技术，重构已天人永隔的两位舞者一趟游离于虚实之间的重聚。《无舞之间》入选第79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 La Biennale di Venezia “Venice Immersive”单元。

“2019年尾，我在思考影像还可说什么故事，我的电影创作还可以怎样？刚巧当时看了台湾陈心宜导演首部VR作品，我开始对VR叙事很有兴趣，也在疫情爆发前，到威尼斯上了近十天的workshop，再花了近两年制作《无舞之间》。这次创作是一个很好的旅程，immersive storytelling 作为一个媒介，与被拍摄者一起拥抱死亡的悲伤。我想，影像创作及疗愈心灵是我喜欢做的事。”

最近，曾翠珊也著手修改剧情片《屋内人》的剧本（入围第20届香港亚洲电影投资会（HAF20“发展中项目（IDP）”电影计划），已步入筹集资金的阶段。故事来自她村落的女性朋友，在比利时出生的华人，在疫症时间，突然变成了社区中的“局外人”。“我想讲一个家庭主妇，一位母亲，TRACK了在一间屋内的忧郁。”她依然对女性生存状态，家的主题持续探索。

然后她打趣笑说：“其实这几年，曾翠珊都有继续写电影和剧集，但在各个剧本跑出之前，新作就率先诞生，就是这个小女孩。”一个改名叫作“艾”的女孩，寓意君子与美人，初生女婴的英文名字叫“Summer”。

“只希望她简单、快乐。”

《河上变村》里曾翠珊曾访问一个老村民，哪一届清醮是他最难忘，他回答是1990年那届，双亲还健在，他结婚不久，孩子初成，那一届正是三代同堂之时。他顿一顿，讲完“人生就是这样。”咽哽，说不下去了。“直到我自己生完，看了侯孝贤的《悲情城市》，其实人生就是生命一开初，有人疯了，有人死了，而另一个生命诞生。很老土，人生就是这样。”

她的镜头，一直追踪别人移民，拍摄别人生育、婚姻、家庭生活。结婚不久，刚生了女儿的她，开始思考下一代的教育与成长环境，一辈子几乎没有脱离过蚝涌的她，头一次考虑移民。“假如自己有一日也离开，会不会依依不舍？”

“但离开了不可以再回来吗？”她反问。



西贡蚝涌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